



英國租借新界，在一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一上，特別強調了維護香港安全。而當時的真正作用，則在於掃除新界沿海通往中國內地的海運障礙，以及驅逐中國官員在九龍城執行司法的權力。在九十多年後，翻閱倫敦殖民地部的檔案，不難看到當年殖民地部大臣張伯倫和駱克（後來任香港輔政司）、梳利士巴利侯爵、赫德（海關總稅務司，駐北京。）、曼士菲（英駐廣州領事）、路嘉士（殖民地官員）、史勿夫爵士、柏克（香港護督）、麥當奴爵士、基榮（香港西商會主席）、羅素合約RUSSELL AGREEMENT OF 1886等等人士與文件所商討的和所爭辯的主要都是掃除運鴉片入中國內地的障礙。

英國利用新界運鴉片 ——新界的鄉村與習俗

，痛陳鴉片的毒害：「烟不禁絕，則國益貧，民益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一八四〇年，清代道光二十年，林則徐禁止英國人運鴉片進入中國，觸發鴉片戰爭，中國戰敗，被迫與英國訂立南京條約。中國要向英國賠償軍費及烟價，開闢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為通商口岸，割讓香港。

鴉片戰爭結束後，英國佔有香港，鴉片源源不絕輸入中國。滿清宮廷人士，有些人且稱鴉片烟為「福壽膏」，視為人生享樂的物品。上行下效，不久普及民間，不少富裕人家，都染上「芙蓉癖」，以晝作夜，不操正業，頹廢和享樂思想腐蝕了人生。吸鴉片時，日夜吞雲吐霧，橫床直竹，所謂「兩枕對談天下事，一簫吹盡古今愁」是也。四九年前中國百多年來的衰弱，鴉片的流毒至深亦至大。

根據香港政府紀錄，一八九七年，鴉片入口數量是三七七〇八提，而同年由香港出口的鴉片數量是三一四六〇又二分之一箱；再加上從波斯運來香港的鴉片四五九一擔，數量確實不小。另外有一三七三九又二分之一箱沒有經過香港轉運直接輸入中國。

帝國海關在香港徵收的鴉片稅總額，其中一個年度，關稅一四一三五兩，釐金三七六九四兩，合共五一八二九兩，折合英鎊七七四鎊。

不難看出，當時的主要目的，係使從海運方面運鴉片入中國，清除新界海域沿岸稅站的干擾，同時亦可借此機會驅逐九龍城的中國官員。

駱克定八月三十一日從香港乘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屬下的輪船返英匯報，因此，倫敦與香港間頻頻交換新租借地海運鴉片入中國的意見。（之八）

劉崇

鴉片，含嗎啡等物質，性毒，屬鹼類植物，刺取罌粟未熟果實的汁，乾後製成塊狀，就是鴉片烟膏。林則徐上道光帝的奏摺中



今日新界